

张广义：社区里的“绘画秀才”

□本报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为了将棕榈树根画好，他连续四天站在原地观察写生；他在鸡蛋上绘画，将普通的鸡蛋“变身”栩栩如生的工艺品……他就是张广义，家住卫东区东安路街道安培社区。7月12日下午，记者专程来到他的画室进行了采访。

当日下午，记者走进他的画室，只见墙上、桌子上，到处是他创作的惟妙惟肖、各式各样的画。国色天香的牡丹、绵延起伏的群山、满眼碧绿的荷塘……张广义主攻工笔画，以花鸟见长，画风清新淡雅。

张广义今年50岁，他受母亲影响从小就喜欢绘画。上小学时，又因为画画得好成了学校美术老师朱宣棠的得意门生。后来大专毕业后，他先是分到平煤神马集团五矿当工人，1989年调入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当教师，工作之余，他开始四处拜师，学习美术至今。

“现在画习惯了，一天不画就好像少点什么。”张广义说，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创作。过去他追求色彩厚重、对比强烈的重彩画，现在他逐渐喜欢上了意境优美、色调淡雅的工笔画。

在众多绘画作品中，张广义最得意的，莫过于他创作的《不老的春天》了。这幅长23米、宽19米的画卷上，一大丛盘根错节的棕榈树根顶端，长着几株绿色的嫩芽，细致的线条、简远的意境，棕榈树顽强的生命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叹为观止。

“当时，为了采集素材，我连续四天对着棕榈树根写生……”张广义说，2014年9月，他到北京植物园参观时，发现园内有一丛长了多年的棕榈树根模样很是奇特，他便每天一大早买票进园，站在树前作画，傍晚时闭园再离开。直到第四天下午，他才满意而归……回来



张广义在蛋画创作中，把国画的写意手法融入其中

后，他又经多次反复修改创作，终于于上月底顺利完成了这幅《不老的春天》的创作。

画画时间长了，社区里也有许多居民或朋友想跟着张广义学习绘画，他总是来者不拒，义务教授。居民李维荣跟着他学习绘画已经有半年多了。她告诉记者，张

老师不仅画画得好，教得也特别认真。

除了在纸上作画外，张广义还能在鸡蛋上作画。当天，记者还在他的画室内看到，他用丙烯颜料在鸡蛋上创作的《荷韵》《扁舟唱晚》《君子之风》《傲霜》等作品。

张广义说，在鸡蛋上作画完全

出自偶然，今年端午节期间，社区组织居民包粽子时，他闲来无事，顺手拿起水笔在煮熟的鸡蛋上画了几幅画，没想到大家都说好看，并争相讨要，还送了他个“绘画秀才”的雅号。从那以后，他便经常试着在鸡蛋上用各种颜料作画，并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亲

朋好友。

张广义告诉记者，他喜欢作画时酣畅淋漓、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感觉，每当创作出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都会让他心中充满自豪和喜悦。他最大的梦想是能举办一场个人画展，让自己在绘画道路上走得更远。

八旬老母亲和五旬病儿相依为命

吕爱莲：“有一天我不在了，他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都说养儿防老，但对于耄耋老人吕爱莲来说，仍在像照顾襁褓中的婴儿那样照顾年届五旬的病儿。对于命运安排，吕爱莲从不怨恨，只是担心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儿子又该怎么办。

儿子幼年罹患怪病

7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湛河区马庄街道电力社区，吕爱莲与儿子徐白杰居住在一套上世纪80年代的三居室里。客厅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显得很空旷，一台老式彩电开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吱吱作响。

“家里来人了，赶紧站起来。”吕爱莲喊沙发上的徐白杰起身，记者看徐白杰行动不便，忙扶他坐下。单从外表来看，徐白杰与常人无异，只是体态较胖，但他向记者打招呼时右手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

“他这是咋了？”记者问道。吕爱莲长叹一口气说道：“快五十年了，一直都这样，治不好。”据了解，徐白杰一岁多时，全家还在农村居住。一天清晨，家人发现徐白杰眼睛紧闭，浑身瘫软，便赶紧送医。

村里的医生用尽了各种方法，又是针灸，又是按摩，始终无法唤醒徐白杰。当时徐白杰的父亲徐连卿还在郑州上大学，吕爱莲决定带着儿子去郑州做检查，但医生仍没有找出确切病因，只是笼统地说孩子大脑发生病变，治不好了，可能一辈子都是“瘫子”，而且医院不肯收治。在经过三四年的四处求医后，吕爱莲决定在家照顾孩子，徐连卿大学毕业后为了照顾儿子，决定返回平顶山工作。

老伴儿骤然离世

经过悉心照料，徐白杰眼睛恢复了视力，但运动和语言能力发育严重滞后，一直到十多岁才能够在旁人的搀扶下勉强走两步。徐连卿在原市电业局工作，凭借踏实肯干成为工程师，并将家人接到了市区生活。2002年1月23日，当时正值寒冬，已经退休的徐连卿在卧室晒太阳，吕爱莲在厨房做饭时隐约听到老伴儿的呼喊，她立刻走到卧室门口，发现老伴儿躺在床上双眼无光，走近发现已经断气了。急救人员到家后说了声“没办法”就离开了，连去世原因都没有查清楚。“他平时身体还可以，就是有糖尿病，怎么说走就走了！”吕爱莲至今

都不清楚老伴儿的离世原因，只是猜测可能是心梗发作。说到这里，吕爱莲情绪有些失控。

没有了老伴儿帮衬，大儿子又在农村生活，吕爱莲只能与徐白杰相依为命。虽然大儿子时常前来探望，但多数时间是母子二人生活。最近几年徐白杰体重持续增加，行动更加不便，吕爱莲年事已高，照顾病儿愈加力不从心。不曾想噩运再次降临，6年前徐白杰突然晕倒被人民医院确诊为脑出血，还显示患有脑瘤，由于病患位置特殊，手术风险大，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徐白杰当时在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2000多元，家里无法支撑，两天后便转到了普通病房。“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我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挣钱，全靠低保养活俺俩了。”吕爱莲捂着脸说。记者看到吕爱莲的低保领取证上的领取记录，目前全家每月能领到568元低保金。

八旬老母仍在坚持

去年，吕爱莲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需要住院治疗，但被她拒绝，听说许昌一家医院精通于治疗颈椎病，她便与大儿子前往。为了省钱，在大儿子带领去过两次后，吕



吕爱莲为儿子按摩

爱莲便开始独自前去就医，中途要倒三四次车，对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太太实属不易。

记者采访时，电力社区工作人员石亚芳坐在一边，她说曾经听说过吕爱莲一家的遭遇，但没想到这么凄惨，家属院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对吕老太太极为赞赏。马庄街道组宣办工作人员张朋林说他六年前开始关注吕爱莲一家的生活，六

年来吕老太太白发越来越多，腰越来越弯，但她一直在坚持，是个伟大的母亲。

临近正午，记者结束采访，吕爱莲说谢谢大家对她的关心，只是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如果去世后，不知儿子如何是好。临行前，一直坐在沙发上的徐白杰颤颤巍巍地说道：“俺……妈……可……好。”眼中满是泪水。